全国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

如何看待苏轼的“以诗为词”，评价苏词的艺术风格？如何认识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思想，谪黄期间的创作是不是他创作的高峰？一百五十多位教授、学者、书画、文博工作者聚集黄州，举行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。

关于苏轼“以诗为词”的问题。有人认为，苏轼对词的贡献在于“变”，即“以诗为词”。它既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必然产物，又因缘于苏轼自身的人格精神。词在开创之初，本和诗同宗，区别不大。后来逐渐形成了婉约的风格，以致产生了“词别是一家”之说。苏轼“以诗为词”，突破了“词媚”的藩篱，为词开拓了广阔的天地。没有“以诗为词”，就没有豪放派的出现。有人认为“以诗为词”在宋代是一种贬语，因此，不能把它作为苏词最主要的创作特色，也不能用它来概括苏轼革新北宋词坛的全部内容，归纳苏轼对词体革新的意义。还有人认为，宋人指责苏轼“以诗为词”，很大程度上是说苏词不合法度，不协音律。苏轼并非不懂法度，不通音律，只是不愿牺牲内容去迁就形式。但这正是一种创新，从词的发展来看，它为词最终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奠定了基础。

关于苏词的风格。一种意见认为是豪放，即便是少数婉约词也从属于豪放的风格，柔中有刚，整个苏词的风格就统一在这种豪放的基调之下。第二种意见认为是旷达，这种旷达渗透在他的豪放词和婉约词之中。第三种意见认为苏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，不能用豪放或旷达来概括。对于苏词风格形成的原因，各自又发表了不同的意见。

对于苏轼在豪放词上的开创之功，多数人持肯定意见，也有人认为，北宋熙宁年间的欧阳修、苏舜钦就开始写豪放词了，苏轼只不过完成了熙宁以来词的改革。还有人认为，宋豪放词并非创新，而是恢复了敦煌词的传统，与宋代诗文的另辟蹊径不同，而苏轼的写豪放词是不自觉的。

关于苏轼贬居黄州期间的思想，争论集中在“什么是主导”的问题上。第一种意见认为佛老哲学是主导，“万事到头都是梦”，他是以这种哲学来求得保身远害与自我解脱的。第二种意见认为儒家思想是主导，他虽然处境险恶，仍忧国忧民，对时政十分关切，常常“不当言”而言，并继续写诗填词，“悲歌为黎元”。第三种意见反对“主导说”，认为儒、佛、老三种思想都有，互相“打架”，但又有统一性，统一的方式一是“外儒内道”，即处理政治是儒，处理个人问题是佛老；二是“穷则独善”，“达则兼济”。第四种意见反对用现成标签贴到苏轼头上，认为苏轼就是苏轼，苏轼思想就是苏轼思想，苏轼谪黄期间的思想就是两个字：“恨”和“悲”。争论没有取得统一，但都认为谪黄时期是苏轼思想的转折点，对他的一生具有重要意义。

关于苏轼谪黄期间创作的评价问题，有人持“黄州高峰说”，认为他谪黄期间，“穷不忘道”，佳篇连连，成就最高。黄州词是苏词的精华，前后《赤壁赋》是文赋的典范，在黄州写的小品、随笔、杂记、尺牍，被后人奉为楷模，书法绘画也以黄州时期成就为最突出，历代书法家最为折服的《寒食帖》，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。有人不同意，认为“黄州高峰说”说服力不够：作品的现实性不及前期，消极的东西多了些，前期有大量的政治诗，还有数十篇策论，意义都比较大；从作品的数量上看，也没有杭州、密州时期那么多。还有人认为，说黄州是高峰，并不意味着苏轼的创作高峰只有一个，如贬居海南，又是一个高峰。

这次讨论会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三日举行的，武汉大学胡国瑞教授是大会筹备组组长，副校长吴于廑教授到会祝贺，湖北省委、黄冈地委对会议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支持，苏轼研究会会长杨明照教授为赤壁公园新落成的苏轼塑像剪了彩。

(樊凡)